

战争风云

上册

[美] 赫尔曼·沃克著 施咸荣等译



战争风云

上册

[美] 赫尔曼·沃克著
施咸荣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粤)新登字 1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喻世名言/[明]冯梦龙编著,杨彦点校. —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2.8

ISBN7-80607-515-1/C·22

I. 喻… II. 冯… III. 杨… IV. 中国古典文学

V. IS976.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81506 号

喻世名言

◎作者 [明]冯梦龙编著杨彦点校

责任编辑: 闫昭典 杨剑鸣

封面设计: 李兆虬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社 址: 香洲区银桦新村 47 幢 A 座二层

邮政编码: 519001

印 刷: 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125 字数: 497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7-80607-515-1/C·22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承印厂联系

译者

- 施咸荣 (第 1 章至第 4 章)
萧 乾 (第 5 章至第 7 章, 第 37 章至第 43 章)
任吉生 (第 8 章至第 12 章)
王央生 (第 13 章, 第 44 章至第 48 章)
苏 玲 (第 14 章至第 20 章)
姚念赓 (第 21 章至第 29 章)
茅于美 (第 30 章至第 33 章)
赵 澧 (第 34 章至第 36 章)
颜泽龙 (第 49 章至第 56 章)
海 观 (第 57 章至第 64 章)

作者前言

《战争风云》是小说，书中关于亨利一家的人物和事迹纯属虚构。但小说中有关战争的史实是确凿的；统计数字是可靠的；那些大人物的言行要不是根据史实，便是根据可靠的记载。像这样范围的工作不可能没有错误，但作者希望读者们能看出，他是在尽很大的努力给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描绘一幅真实的、宏伟的图景。

阿尔明·冯·隆的军事著作《失去了的世界帝国》，当然从头到尾都属虚构。但是，冯·隆将军的书提供了作为对立面的德国人的内行看法，它作为一种自身言之成理的军事文学，在它特殊范围内有其可靠性。

机械化的武装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像是一朵盛开的花朵，今天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诅咒。我们要摆脱这个诅咒，就先要懂得它怎样开始落到我们头上，以及善良的人们怎样为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目前还正在付出这个代价。《战争风云》的主题和宗旨，可以在法国犹太作家朱里安·班达^①的几句话里找到：

如果世上确有和平存在，那么这种和平并不是基于害怕战争，而是基于热爱和平。它不是行动上的限制，而是思想上的成熟。在这个意义上说，最渺小的作家可以为和平作出贡献，而最有力量的法庭却无能为力。

^① 朱里安·班达(1867—1956)，犹太裔法国作家，主要写哲学著作。

点校说明

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凌濛初编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通称“三言二拍”。其中“三言”和“二拍”的第一部《喻世明言》、《初刻拍案惊奇》，初刊本名《古今小说》、《拍案惊奇》。“喻世”、“初刻”之名，是后来与其后集、续编配套重刊时改称的。

“三言二拍”是我国宋、元、明话本、拟话本小说的精华汇编。它所包括的二百卷精彩篇章，主要反映了明代商业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市民阶层的经商贸易、婚姻爱情、时尚喜好及其理想与追求。所收作品题材广泛，旨在劝善警世，内容贴近明代现实生活，从千差万别的生活事件中发掘出善恶美丑，给人以警示和教育。全书描写的生活面极广，涉及到士农工商、官绅吏仆、僧道娼妓，三教九流，对纷杂的社会现象、世俗百态有着深刻的透视，读来使人警醒明悟，拍案叫绝。

作为市民文学的“三言二拍”，表现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代表新兴势力的市民阶层，力图摆脱程朱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及其鄙夷小知识阶层虚伪礼仪，而崇尚务实求财、重利轻义、在商品贸易中平等竞争的精神。所收故事为白话短篇（含浅近文言），语近俚俗，往往在街谈琐事的铺叙中见奇警，展现出一幅幅异彩纷呈的民间风俗图画。从明代描写市井生活的角度讲，这些白话短篇，和长篇名著《金瓶梅》有许多相近相似的特点。至于书中为迎合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而宣传的善恶报应、宿命论思想，浪游豪饮、嫖赌挥霍的放荡生活，以及渲染较多的色情描写，无形中影响了作品的艺术价值。这些糟粕掺杂的东西，可以留给读者从新的审美视角去加以批判鉴别。

“三言二拍”各集原刊本：《喻世明言》天许斋本、《警世通言》兼善堂本、《醒世恒言》叶敬池梓本和初、二刻《拍案惊奇》的尚友堂本，国内或亡佚，或残缺，善本均流落日本。我们即依据日本おまに书房影印的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和蓬左文库、慈眼堂法库所藏上述原刊本，重新标点整理。缺文讹误之处，参照别本校补；明显的误刻、不合理的生造字如“银锭（錠）”、“吃晕（擘）”、“一椿（桩）”、“搬（搬）倒”、“桦（划）船”，及同一个人名、地名前后有误的，径改之。但改动十分慎重，凡缺乏根据，把握不准，或不改勉强可通的，则尽量保持底本原貌。为方便今天阅读，一书中异体、白别字，尤其像“马（码）头”、“运（晕）倒”、“悔（晦）气”、“熬（遨）游”、“忤（忤）作”、“腾那（腾挪）”、“雄纠纠（赳赳）”一类容易引起歧义的，按照规范化的要求，作了适当的改正和统一；但对当时习用合理，元明小说戏曲中常见的俗白字、古今字，则仍多予保

留。如“能勾(够)”、“吊(掉)泪”、“顽(玩)耍”、“崛(倔)强”、“早晨(晨)”、“甚(什)么”、“混(浑)名”、“伏(服)侍”、“梯(体)己”、“铁猫(锚)”、“利(厉)害”、“抽替(屉)”、“扬扬(洋洋)自得”，以及没有物性和语气分别的“他(她、它)”、“那(哪)”等，均不改，以见当时通俗文学中的民俗意。原本有图近 400 幅，是现存最为完美的本书绣像插图，今悉予收入，分插入各卷之前，使与文字璧合，图文并茂，供读者鉴赏。惜原图缺《醒世恒言》第三、第二十一、第三十三卷 3 叶 6 幅，《二刻拍案惊奇》卷四十《宋公明闹元宵杂剧》原本无图，共计 8 幅。今已无从配补，只好付之阙如了。

1993 年 5 月 7 日

叙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丽而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秦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希。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档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档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要以韞玉违时，销熔岁月，非龙见之日所暇也。

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义一斑，往往有远过宋人者。而或以为恨乏唐人风致，谬矣。食桃者不费杏，绋穀纛锦，惟时所适。以唐说律宋，将有以汉说律唐，以春秋战国说律汉，不至于尽扫羲圣之一画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余顾而乐之，因索笔而弁其首。

绿天馆主人题

目 录

点校说明	1
叙	1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3
第二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25
第三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41
第四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53
第五卷 穷马周遭际卖媪媪	63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	71
第七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79
第八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85
第九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95
第十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103
第十一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117
第十二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125
第十三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133
第十四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143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151
第十六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167
第十七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173
第十八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181
第十九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191
第二十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201
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209
第二十二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227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245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253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265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271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281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289

喻世明言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297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307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319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331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339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349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357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367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383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397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409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425

第一部 娜塔丽

第一章

维克多·亨利中校乘出租汽车从宪法路海军大楼回家；三月里阴暗的暴风雨天气，和他当时的心境十分相像。今天下午在作战计划处的斗室里，他从上级嘴里听到一个很意外的消息，据他这个老于世故的人估计，这样一来他的锦绣前程可能就此葬送。现在他不得不跟他妻子商量，马上作出决定；然而，他对她的见解又毫无信心。

罗达·亨利虽已四十五岁，却依旧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只是她太会唠叨，这给她的判断力罩上一层阴影。在她丈夫看来，她的这个缺点很难原谅。她并不是糊里糊涂嫁给他的。在求婚进行得白热化的当儿，他们俩曾开诚布公地讨论过军人生活。罗达·格罗佛当时声称，所有的缺点——长时间的别离，缺乏真正的住所和正常的家庭生活，根据制度一点一点慢慢地往上爬，见了地位略高的人的妻子必须卑躬屈节——所有这些不利条件，都不会使她不安，因为她爱他，因为海军是一种光荣职业。她这些话都是在一九一五年说的，那时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军装在闪闪发光。现在是一九三九年，她早已把那些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曾经警告过她，往上爬是困难的。维克多·亨利不是海军家庭出身。顺着滑溜的前程之梯往上爬的时候，在每一个梯级上都有海军上将的儿子和孙子挤他。然而在海军中每一个熟悉帕格·亨利的人，都说他有前途。直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稳步上升。

他读高中的时候，曾写给众议员一封信，使他得以进海军学院，这封信很能说明他的性格，所以引证如下。他很早就显示出他的品格。

亲爱的先生：

我从高中一年级开始，曾先后写给您三封信，向您报告我在索诺

马郡中学的学业成绩，您也很客气地写给我三封回信，所以我希望您还记得我的名字，也还记得我想进海军学院的雄心壮志。

现在我高中快毕业了。写出自己的全部优良成绩，看起来仿佛有点不够虚心，不过我明白您一定能体谅我这样做的苦心。今年我是橄榄球队队长，打后卫，同时我也参加了拳击队。

我已被选入亚里斯塔学会。数学、历史和几门自然科学，我都是奖金候选人。我的英语和外国语(德语)分数没有这么高。可是我是校里小小的俄语俱乐部干事。俱乐部里的九个会员虽然是本地居民，但他们的祖先都是很久以前俄国沙皇让他们定居在罗斯要塞的。我最好的朋友在俱乐部里，因此我也参加了，学习一点俄语。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说明我的语言能力并不是低下的。

我的终生目标是做一个美国海军军官为国效劳。我不能清楚说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中并没有人干航海这一行。我父亲是伐水杉木的工程师。我一向不喜欢伐木，却始终对轮船和大炮感兴趣。我往往特地到旧金山和圣地亚哥去观看停泊在那里的军舰。我用我自己的私蓄买了二十几本关于海上工程学和海战的书，进行研究。

我知道您这里只有一个名额，而在我们这个区里，申请的人一定很多。要是您发现有人比我更够条件，那么我就去报名参加海军，让自己从行伍出身。然而，为了让您考虑我的要求，我曾作了认真的努力，我深信我是问心无愧的。

非常尊敬您的学生

维克多·亨利

一九一〇年五月五日

五年以后，亨利用同样直截了当的方式赢得了他的妻子，虽然她身材比他高出两英寸，虽然她有钱的父母认为亨利配不上她；他只是个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矮胖的海军士官生，橄榄球队后卫，没有家产，没有门第。他追求罗达的时候，倒是曾经把那浸透灵魂的个人野心撇在一边，显示出无比的柔情、幽默、体贴和潇洒的风度。一、两个月以后，罗达简直无法从嘴里吐出“不”字。世俗的细节如身材的高矮等，早已不放在她眼里了。

然而，从长远看，一个美丽的女子老得低头看自己的丈夫，那总不是

什么好事。一些高个儿男人觉得这样的一对儿未免有点滑稽，会想方设法勾引她。罗达虽说是个非常规矩的女人，在这一点上禁不住要心旌飘扬——只是不到发生麻烦的程度——有时甚至还腼腆地有意挑逗人。亨利是个出名冷酷无情的铁汉子，使那些看上他妻子的男人见了寒心，不敢贸然下手。他也真有驾驭罗达的本领。尽管如此，这个身材上的缺陷却使他们夫妻经常发生齟齬。

笼罩在这对夫妻上的真正阴影是亨利中校怪罗达言而无信，把他们婚前的谅解一古脑儿丢在脑后。她倒是尽了一个海军妻子的本份，可是她抱怨得太多、太响、太没有道理。每到一个她不喜欢的地方，譬如说马尼拉，她就会一连几个月唠叨个没完没了。她不管到哪里，总要埋怨一通，不是天气太热，就是天气太冷，或是天气下雨，或是天气太干燥，或是讨厌用人、出租汽车司机、商店售货员、女裁缝、理发师，等等。听罗达·亨利每天那么喋喋不休，就仿佛她的生活是一场搏斗，天天得跟办事效率太低的世界和恶劣的天气拚个你死我活。这只是女人们的老生常谈，一点也不足为奇。但夫妻间的交往主要是谈话而不是性爱。亨利最讨厌无病呻吟。他越来越多地用沉默作答。它可以盖住声音。

另一方面，罗达有两方面使他满意，他认为一个做妻子的就应该这样：既是妖艳的女人，又是能干的主妇。他们结婚这么多年，她很少有使不动心的时候。而这些年来，他们也搬过不知多少次家，每到一个地方，罗达总能把住室或公寓布置得舒舒服服的，有滚烫的咖啡和可口的食物，房间总是打扫得很干净，床铺总是叠得很整齐，花瓶里总是插着鲜花。她也有一些迷人的小手段，在她兴致好的时候能变得非常可爱，非常讨人喜欢。维克多·亨利接触的妇女虽然不多，但他知道她们大多数是爱好虚荣、一天到晚叽叽呱呱的邋遢货，不像罗达那样也有好的一面来补偿缺点。他坚定不移的看法是：罗达尽管有缺点，但如果拿她跟一般妻子相比，他真可以说娶了个好妻子。这是毫无问题的。

可是在忙碌了一天以后回家的路上，他总是无法预料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罗达，是可爱的罗达呢，还是唠叨的罗达。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的紧要关头，她兴致的好坏将起很重要的作用。遇到她兴致不好，她的判断是粗暴的，往往也是愚蠢的。

他一踏进家门，就听见她在装有暖气的玻璃廊子上唱歌，这廊子通向客室，晚饭前，他们通常先在这里喝一杯。他看见她正在插花，拿了一束

水仙往那只在马尼拉买的深红色花瓶里放。她身上穿着一件淡褐色绸衣，腰上束着一条大银扣的黑皮带。她的一头黑发烫成波浪式，披在耳朵后面。在一九三九年，这是一种连中年妇女都喜爱的发式。她那欢迎他的目光里充满爱意和欢乐。看见她这样，他心里马上好过多了；他一辈子都有这样的感觉。

“哦，瞧你。你干吗不预先告诉我一声基普·托莱佛要来？他送来这些花，幸亏还打来一个电话。我像个打杂女工似的，在屋里忙了好半天啦。”罗达随便闲谈的时候，声调高亢，像一般神气的华盛顿妇女那样。她的声音很好听，略带点沙哑，她这些轻轻吐出来的字句，往往给她所说的话加重了语气，并给人以富于才华的幻觉。“他说他可能稍微迟到一会儿。咱们先喝一小杯，帕格，好不好？调酒的家什都在那儿。我都快渴死啦。”

亨利走到有轮子的酒吧旁边，开始调马提尼酒。“我叫基普顺便进来坐一会儿，好跟他谈谈。这不是一次社交性拜访。”

“哦？要不要我回避呢？”她朝他微微一笑，笑得很可爱。

“不，不。”

“好极了。我喜欢基普。嘿，刚才我听到他的声音，真是大吃一惊。我满以为他还在柏林呢。”

“他已经调离了。”

“他也是这样告诉我的。谁接他的职务，你知道吗？”

“还没人接他。先由空军武官助理暂代。”维克多·亨利递给她一杯鸡尾酒。他一屁股坐在一把棕色的柳条圈椅上，两只脚搁在绒脚垫上，呷着酒，心情又阴暗起来。

罗达对她丈夫的沉默寡言已经习以为常。她早已一眼看出他的不佳心境。维克多·亨利平时总是把腰板挺得笔直，除非是在痛苦和紧张的时刻。那时候他就会弯腰屈背，好像还在踢橄榄球似的。刚才他进屋的时候就驼着背，就连这会儿坐在圈椅上搁起了脚，他的背仍有点儿驼。直溜的黑发搭拉在他的前额上。他虽已四十九岁，头上却几乎没有一根白头发，他身上的黑色运动裤、棕色运动服和红色蝴蝶领结适合于比他更年轻的人。这是他的小小虚荣心，只要不穿军装，总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年轻。他的强健的体格帮了他的忙，使他看上去不觉得刺眼。罗达从他发育的棕色眼睛周围的皱纹上看出，他已经很疲倦，而且心事重重。可能是

长年累月在海上瞭望的结果吧，亨利的眼眶周围总有一道道像是因笑而起的皱纹。陌生人见了，会误以为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还有酒吗？”他终于说。

她给他倒了一杯酒。

“谢谢。喂，我忽然想起，我曾写过一份关于战列舰的备忘录，你知道这件事吗？”

“哦，我知道。是不是有反应了？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

“他们今天把我叫到海军作战部长的办公室去了。”

“老天爷。去见普瑞柏尔吗？”

“普瑞柏尔本人。自从好些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号’上跟他分手以后，一直没见过他。他发胖了。”

亨利把他跟海军作战部长谈话的经过都告诉了她。罗达的脸上露出严厉、阴郁、困惑的神色。“哦，我明白了。你是因为这个才叫基普来的。”

“一点不错。你对我去当武官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你何时有过选择的权利？”

“他给我的印象仿佛我可以选择。我要是不接受这个工作，下一次也许能到一艘战列舰上去当副舰长。”

“天哪，帕格，这才像话！”

“你喜欢我回到海上去？”

“我喜欢？我的意见什么时候起过作用？”

“不管怎样，我要听听你到底喜欢哪一样。”

罗达迟疑了一下，也斜着眼打量着他。“呃——我自然喜欢到德国去。对我来说，这比你乘了‘新墨西哥号’之类的军舰在夏威夷周围巡逻，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家里要有趣得多。德国是全欧洲最可爱的国家。人民都那么友好。德语曾经是我的主要外国语，你知道，可那是不知多少年前的事了。”

“不错，我知道，”维克多·亨利说，皱起眉头微微一笑，回家以后他还是头一次露出笑容。“你的德语学得很好。”他回想起他们新婚度蜜月时怎样一起朗诵海涅的爱情诗的情景。

罗达含情脉脉地斜瞟了他一眼。“呃，都取决于你。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你非离开华盛顿不可的话——我揣摩那些纳粹分子都有点儿丑恶和可笑。不过曼琪·纳德逊到德国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她一直说，那地

方依旧好得很，物价便宜，用他们给你的旅游马克可以买不少东西。”

“不错，咱们毫无疑问可以好好乐一阵。问题是，罗达，这样一来，会不会把我的前途完全给葬送了。接连两任岸上职务，你明白，尤其在这个阶段——”

“哦，帕格，你会取得四条杠杠的。我知道你会的。到时候，你也会当上战列舰指挥官的。天哪，你有那么多奖旗，还有那么好的鉴定书——帕格，也许海军作战部长的意见是对的？说不定那儿会爆发战争。到那时候你的工作就重要了，对不对？”

“那是无稽之谈。”帕格站起来拿了块干酪吃。“他说总统现在要求把最棒的人安插在柏林当武官。好吧，就算相信这一点。他还说，这不会影响我的前途。这话我就没法相信。评选委员会在你的履历上首先注意的——现在这样，将来也会这样——是你在海上服役的时间多长。”

“帕格，你断定基普不在这儿吃晚饭？吃的东西有的是。华伦要到纽约去了。”

“不，基普要到德国大使馆参加招待会。真见鬼，华伦怎么又要到纽约去了？他回家才三天。”

“问他吧，”罗达说。

前门砰的一声，跟着是快而坚定的脚步声，无疑是华伦来了。他走进廊子，一只手里拿着两个壁球拍挥了一下，向他们打招呼。“嘿。”

他身穿一套灰色运动衫裤，因为刚打完球，晒得黑黑的瘦削的脸上容光焕发，头发有点蓬乱，薄薄的嘴里斜叼着一支烟卷，看上去完全是那种不受家庭约束、大学一毕业就从父母的生活中消失的孩子。帕格到现在仍旧有点纳闷：华伦吃船上那种伙食，怎么能越长越结实。他那细长的孩子身材日渐长得高大魁伟。这次回家，他的黑头发里已经疏疏落落地有了几根早熟的白发，使他父母见了很为惊奇。维克多·亨利有点羡慕华伦身上晒成黝黑的皮肤，因为它说明很多东西：驱逐舰上的舰桥，网球，奥阿胡岛的青山，特别是在宪法路数千英里外的海上值勤。他说：“我听说你要到纽约去？”

“是的，爸爸。我能去吗？我的副舰长刚到华盛顿。我们要到那儿去看几场戏。他是个真正的爱达荷农民，从来没有到过纽约。”

亨利中校不高兴地咕嘟一声。华伦真要是巴结他的副舰长，那当然不坏。做父亲的只怕有什么女人在纽约等他。华伦本是学院里的优等

生，可是偷偷外出的次数太多，几乎影响了他的毕业鉴定。他的背部受过重伤，据他自己说是在一次摔跤中受的伤，但另外的说法是，他在跟一个年龄比他大的女人胡搞，半夜里撞车受了伤。做父母的从来不曾在他跟前提起过那女人的事；一部分原因是不好意思——他们都是循规蹈矩的教徒，对这样的话题难于启齿——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心中明白，跟华伦谈这类事完全是白费劲。

门铃响了。一个头发花白的仆人穿着一身白制服，穿过客厅出去开门。罗达站起来，用她的纤手拢了拢头发，轻轻掸了掸穿着绸衣服的屁股。“还记得基普·托莱佛吗，华伦？大概是基普来啦。”

“嘿，当然记得。在马尼拉时候就住在我们隔壁的那个高个儿海军少校。他这会儿在哪儿服役？”

“他在柏林当海军武官，刚刚离职，”维克多·亨利说。

华伦做了个滑稽的鬼脸，低声说：“天哪，爸爸，他怎么干起这一行来了？在大使馆里当公务员！”

罗达瞧了她丈夫一眼，她丈夫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托莱佛中校来了，太太，”仆人在门口说。

“哈罗，罗达！”托莱佛大踏步走进来，伸出他两只长长的胳膊；他穿着一身非常合身的军礼服：一件镶着金纽扣的蓝色上装，上面别着好几枚勋章，一条黑色领带，一件笔挺的白衬衫。“嘿，老天爷！你比在菲律宾时候年轻十岁。”

“哦，瞧你说的，”她说，两眼闪闪发光，让他在脸颊上轻轻吻一下。

“哈尔，帕格。”托莱佛举起一只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掠了一下他那正在变白的浓密卷发，瞪着眼看那儿子。“说句心里话，这是您的哪一个孩子？”

华伦伸出一只手去。“哈罗，先生。猜猜看。”

“啊哈。是华伦。拜伦笑起来不是这样的。还有红头发，我想起来了。”

“您猜对啦，先生。”

“罗斯迪·特雷纳告诉我说，你在‘莫纳根号’上服役。拜伦在干什么？”

罗达在沉默一会儿之后，这时兴高采烈地说起话来。“哦，拜伦是我们家浪漫主义的梦想家，基普。他在意大利学美术。你也应该见见梅德